

刘长卿诗杂考

刘 乾

关于刘长卿，我写过两篇文章，发表在《唐代文学论丛》1982年第1期和总第5辑上。两文中都考证了刘长卿的一部分诗篇，但对其他诗作，还有一得之愚，现在分述如下，供同好者参考，且希指正。

我所用的《刘随州集》，就是极普通的王云五主编的《丛书集成初编》十一卷本。所谈诗文，皆按此本标出卷数。此本偶有错字，则按《全唐诗》改正，不再加注。

《温汤客舍》（卷九）。这是刘长卿早期非常好的一首七律，内有“汤熏仗里千旗暖，雪照山边万井寒”；“且喜礼闾秦镜在，还将妍丑付春官”之句。按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，长安骊山下有温泉宫，天宝六载改名华清宫。唐玄宗和杨贵妃，每年十月赴温泉，腊尽春来回长安。又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：“每岁仲冬，州、县、馆、监，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。”长卿也当是冬天到长安，准备参加来年正月的礼部试的。究竟是哪一年，我们从下列一组诗中可以略见。

《客舍赠别韦九建任河南韦十七造任郑县》（卷七）云：“人生未赜化，物议如鸿毛。”《客舍喜郑三见访》（卷九）云：“十年未称平生意，好得辛勤漫读书。”都是士子落魄语，当是落第后所作。描写的时令也合，皆在早春。“客舍”也就是“温汤客舍”了。复按高适有《留别郑三、韦九兼洛下诸公》诗，是天宝八年夏秋间，由长安赴封丘尉经洛阳所作。郑三，就是刘诗中的郑三；韦九，就是赴任河南（洛阳）的韦建。独孤及也有《郑县

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序》，中云：“其谁同之，有若功曹陇西李华，参军荥阳郑洵，琅琊王休、河东裴颙、郑尉京兆韦造，皆卿材也。”可证刘诗不得晚于天宝八年春。刘同时又有《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》（卷六）。按《旧唐书·安禄山传》，他是天宝六年加御史大夫衔的，是长卿这组下第诗又不得早于天宝七年春。如果定长卿下第为天宝七年或八年春，那么《温汤客舍》即写于天宝六年或七年冬。

《送路少府使东京便应制举》（卷三），题下原注“时梁宋初失守”，是指至德二年冬十月初九日，“贼将尹子奇陷睢阳”（旧纪）之事，故诗云“胡马正纷纷”。睢阳虽失，但由于长期坚守，已起到了它的战略作用，不仅江淮得保，而且西京于九月收复，东京于十月收复，唐肃宗也由凤翔回长安了。诗中说“春江独送君”，当是至德二、三年之交了。时长卿任长洲尉，并摄海盐令，故末联以“沧洲吏”自称。

按《册府元龟》640《贡举部·条制二》：“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……每岁两地别放及第。”所以在至德、乾元间，路少府不应赴东京应制，当是出使东京公干，顺便去西京应制举的。当时任无锡尉的皇甫冉，也有《送钱塘路少府赴制举》诗，头句便是“公车待诏赴长安”；并且告诉我们，路少府是钱塘县尉。又云“北阙威仪识汉官”，也是指两京收复，肃宗回朝事。湖州诗僧皎然也有《送路少府使京兼觐侍御兄》诗，是路少府由杭州经湖州，过太湖至苏、锡的。

《别严士元》（卷九）。唐肃宗上元二年春，李华、李嘉祐、皇甫冉、皇甫曾、独孤及、严士元、刘长卿，在苏州聚会。

先说刘长卿何以到苏州。他于乾元元年春，由长洲尉被诬下狱，贬为南巴尉。三年以后，即上元元年的秋天，得到赴苏州重推的命令，他便动身北上，次年早春回到苏州。但因新发生过刘展之乱，江东的大员都逃到江西洪州去了，苏州无人理事，所以

又叫他去江西。

李华遭安史之乱，陷贼中。两京收复，坐谪杭州司功。母亡，遂屏居江南。上元二年春内召为左补阙，刘长卿有《送李补阙之上都》诗（卷三）。其实李华并未当真应诏赴都，而是买舟西上，止于岳阳。李华有《云母泉诗序》可证。故《唐书》上说他“称疾不拜”。

李嘉祐于上元二年春由江阴令调台州刺史，路经苏州与诸人相晤。刘长卿的《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》（卷九），就写于此时。

皇甫曾是要去宣州的。这年浙江西道观察使移治宣州，季广琛新任节度。刘长卿《赴江西湖上赠皇甫曾之宣州》（卷四），即写于此时。“赴江西”，长卿自谓；“湖上”，苏州太湖之上，分别之地。皇甫冉是送皇甫曾的，然后回他的常州宜兴阳羡山中，临行有《归阳羡兼送刘八长卿》，诗的首联便是“湖上孤帆别，江南谪宦归”。也是在“湖上”，“江南谪宦”指长卿。

独孤及先随江东大员避地洪州，上元二年春回越州，正活动在吴越一带，故得在苏州聚会。他写的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》，就在这时。我已有专文论证此序是写于上元二年春，不可能写于乾元元年春长卿初贬时。

有了这些诗文，可以想象到上元二年春在苏州的这次可喜的聚会盛况了。现在我只想对刘长卿的《别严士元》诗，多说几句。

宋范希文《对床夜语》卷三：“人知许浑七言，不知许五言亦自成一家；知刘长卿五言，不知刘七言亦高……‘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’，措思削词皆可法。余则珠联玉映，尤未易遍述也。”此诗的出名，就在“细雨”、“闲花”一联，但对这两句的理解，却不一致，不可不辨。

清汪师韩《诗学纂闻》云：“其言‘细雨湿衣看不见’者，

以比浸润之潜；‘闲花落地听无声’者，闲官之挫折无足轻重，不足耸人听闻。此于六义为比。第六句‘草绿湖南万里情’，乃追忆湖南时事。末句‘青袍今已误儒生’，其为迁谪后诗无疑矣。”汪氏述长卿经历，一本旧说之误，故未录，跟着对“湖南”一句也解释错了。但对“细雨”一联的理解，还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集》，却否定了汪说：“三、四只分写阴晴之景，注释家谓比谗言之渐渍，朝廷之弃贤，初无此意。”并且沈氏的看法，反被今人所采用。这两句是否有深义，应该再进一步去找它的出处。从“细雨湿衣”，联想到《论语·颜渊》的“浸润之潜”，汪氏已为此句找到了出处。“闲花落地听无声”呢？也有。韦承庆坐张易之党南流岭表，作《南行别弟》诗云：“落花相与恨，到地一无声。”假若我们说刘长卿是从韦承庆翻出，写同一怀抱，不算牵强吧！不然，何至巧合乃尔。

再说“湖南”。前列各诗文，皆写于湖上，此诗也不例外；所以“湖南”只是指太湖之南，而不是湖南、荆南之谓。太湖南岸是湖州，湖州诗僧皎然有《湖南草堂读书招李少府》诗，草堂即以太湖之南命名。其《酬郑判官湖上见赠》亦云“岁岁湖南隐已成”。刘长卿要去江西，江西在太湖之南很远，而且案情未白，当然是思绪万千，所以说“草绿湖南万里情”。上句的“日斜江上孤帆影”是写严士元。唐人送别律诗，五、六句往往主客分写，屡见不鲜。只是严士元的早期活动，不太清楚，有人说是严士元去湖南，不知何据。

以上诸人，有的东去，有的西去，有的南去，何以皆集于湖上？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十九《江南一》引虞翻曰：“太湖东通长江、松江，南通乌程霅溪，西通义兴荆溪，北通晋陵溇湖，东南通嘉兴韭溪。水凡五道，故曰五湖。”这是解释太湖又名“五湖”的原因的，但也可见，太湖在当时是个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枢纽。

《上巳日越中与鲍侍郎泛舟耶溪》（卷九）。鲍侍郎，应作鲍侍御，鲍防也。《旧唐书·鲍防传》：“天宝末举进士，为浙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，累至殿中侍御史，入为职方员外郎。”薛兼训是李光弼部下的上将，鲍防也出于光弼幕下，二人到浙东，皆光弼所授命。鲍防有文才，广交游，在士大夫中颇有影响。《文苑英华》896穆员《工部尚书鲍防碑》云：“公之□兼训也，令必公口，事必公手……是时中原多故，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，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，以公故也。”所以在宝应、广德间，便形成一个以鲍防为核心的会稽之会。请看：

《全唐文》315李华《送十三舅适越序》：“舅氏适越，华拜送西阶之下，俟命席端。舅氏曰：‘吾交侍御鲍君，夫玉待琢者也。知我者鲍君，成我者鲍君，是以如越，求琢于鲍。’”

同书451皇甫冉《送陆羽之越序》：“夫越地称山水之乡，辕门当节钺之重。鲍侯知子爱子者，将解衣推食，岂徒赏镜水之鱼，宿耶溪之月而已。”

桑世昌《兰亭考》卷十二，录有严维《经兰亭故池联句》，原注：“鲍防、严维、刘金白、朱迪，共三十五人具姓名。”

从这些片断中，已可看到奔趋之急及文会之盛了。但这些涌向会稽的人，决不是只为了游山玩水、吟风弄月，而是另有目的的。或为求官，如那位“十三舅”；或因求食，如陆羽。刘长卿由江西赴润州找韦元甫，枉道越州会鲍防，恐怕也有他的打算。诗的后四句是：“永和春色千年在，曲水乡心万里赊。君见渔船时借问，前洲几路入烟花？”“永和”是忆旧，暗指和鲍防的老交情。“曲水”是双关，会稽有流觞曲水，长安也有曲江之水；见流觞之曲水，便想回长安的曲水了。末联是请鲍防代寻终南捷径，这才是点睛之笔。

刘长卿此次来越，写了不少好诗，是他一次重要行迹。同时作品有《云门寺访灵一上人》、《和灵一上人新泉》，而独孤及

的《一公塔铭并序》，说灵一宝应元年冬十月死于杭州龙兴寺，那么长卿的游越只能是宝应元年的三月。

附带说明，刘长卿和灵一的新泉诗是在会稽，而新泉乃在杭州。独孤及的《一公塔铭》记载很清楚，是灵一由会稽迁余杭宜丰寺，才发现新泉。灵一的原作，就题为《宜丰新泉》。清康熙五十八年修的《绍兴府志》卷八“云门泉”下，引了灵一的新泉诗；卷二十三“云门广孝寺”下，又引刘长卿和诗，皆是附会。

《宿严维宅送包佶》（卷五）。按康熙五十八年修《绍兴府志》卷十：“严长史宅，在东鉴湖，唐严维所居，有园林甚著名于时……维尝为长史，今地名长史村。”严维也有《酬诸公宿镜水宅》诗，是诗作于会稽无疑了。但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全唐诗》皆作皇甫冉诗。考皇甫冉另有《秋夜宿严维宅》诗，此诗的时令也是秋天；而刘长卿宝应元年由江西过越州，是在春末，不久即去润州，临行写的《发越州赴润州使院留别鲍侍御》诗，还是“江南江北春草”，所以不会秋天仍在越州，故此诗当属皇甫冉。时间大概是在乾元、宝应间。独孤及《弔道殣文并序》：“辛丑岁大旱，三吴饥甚，人相食；明年大疫，死者十七八……。于是延陵包佶作道殣文。……及亦斐然献弔。”辛丑为上元二年；明年，即宝应元年。“三吴”之说有三，《水经注·浙江水》所说，包括会稽。可以肯定：宝应间包佶是活动于吴越一带的。

《时平后送范伦归安州》（卷十）。安史乱后，自宝应元年末至广德元年这段时间，唐人诗中常以“时平”言之。这首诗就作于广德元年春，地点可能在江西。

范伦是范传正之父。《旧唐书·范传正传》：“范传正字西老，南阳顺阳人也。父伦，户部员外郎，与郡人李华敦交友之契。”“郡人”应作“赵郡”。户部员外郎是终官，长卿写此诗时，范伦是监察御史。《文苑英华》734李华《卧疾舟中相里、范二侍御先行赠别序》：“不幸孤负所知，亏顿受汗，流落江湖，

于今六年……元恶扫除，太阶如砥。天下衣冠，谓华为相府故人，诏书屡下，促华赴职；稽首震惶，恨无毛羽。左司员外郎张公、侍御史相里公、殿中侍御史张公、监察御史范公、严公，望高职雄，持斧登车，江湖霜清，道路风起。”题中的“范侍御”，文中的“监察御史范公”，就是范伦。何以知之？独孤及为李华作中集序，列举了李华的重要篇章，就列有别相里造、范伦序一篇，非此而何？李华因陷贼于至德二年贬杭州司功，上元二年召为左补阙，不赴，到广德元年，共经六年，故序中有“流落江湖，于今六年”的话。再看长卿此诗，范伦是同长卿一起于天宝十四载冬逃到江东的。长卿乾元元年春吃官司被贬，到广德元年为五年，所以诗中有“五年空带风尘色”之句。李序又云“江亭凭槛，平视汉皋；武昌柳暗，湓城花发”，象是范伦等从江西去武昌，刘诗是送范归安州。安州即今湖北安陆，方向也是一致的。

《送度支留后（贺）若侍御之歙州便赴信州省觐》（卷二）。题上短一“贺”字，岑仲勉早已指出。此广德元年秋，长卿回到长安任监察御史时所作。

旧纪，代宗宝应二年（即广德元年）春正月，“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、京兆尹刘宴为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度支诸使如故。”刘宴拜相，是唐朝财政的一大转机，也是刘长卿生平的一大转机，得于这年内召。刘宴不仅善理财，也善任人，识拔了许多财政干员，长卿就是其一。贺若出京，也是为了财赋，刘诗云：“国用忧钱谷，朝推此任难。”目的甚明。“遥知驄马色，应待倚门看。”点出省亲。

复按独孤及《送贺若员外巡按毕归朝序》：“今年春，上以富人侯为丞相，百揆时叙，九州赋错，方欲齐职贡之法，崇底慎之典，使六府修，九序成。尚书吏部郎贺若公，贞明直躬，特达公器，才足以懋功庸，政足以弘道救物；故俾绣衣持斧，巡抚江介，分王命也。”把贺若出巡的背景、任务，交代得很清楚。

“以富人（民）侯为丞相”，即指刘宴拜相；所以“今年春”为广德元年无疑。序又言：“冬十一月，命群吏致事，言旋于京师；且将捧府檄于南陔，侍板輿以西上，礼也。”也有省亲事，并奉亲入京了。广德元年秋，贺若出京，长卿送之；冬末返京，独孤送之。

《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阳寄源中丞》（卷九）。此大历六年或七年秋作于任鄂岳转送留后时。源中丞是源休。

《旧唐书·源休传》记载，源休曾官御史中丞。与妻“因小忿而离，妻族上诉，下御史台验理。休迟留不答款状，除名，配流溱州，久之，移岳州”。直到“建中初，杨炎执政”，“遂擢休自流人，为京兆少尹”。故诗云：“贾谊上书忧汉室，长沙滴去古今怜。”只是“上书”与源休事不类，或史书未详，或诗家曲笔，未可知也。

岑仲勉《读〈全唐诗〉札记》：“按中丞当是湖南观察。据《唐方镇年表》六，无源姓者，盖即贞元二、三年间之元全柔也。时长卿方贬谪。”误。中丞既非全柔，诗中的“长沙滴去”，也非长卿自谓；且贞元二、三年间，长卿已失随州，无由在夏口矣。再说，湖南观察领潭、衡、永、邵、道、郴、连七州，治所始在衡州，大历四年移治潭州。岳阳既非湖南属地，更非湖南治所，元中丞何以在岳阳？题中“源”字“一作元”，当以源为是。

《送袁处士》（卷二）。这个袁处士，是未达时的袁滋。也是大历六年秋在鄂城作。

《旧唐书·袁滋传》：“袁滋字德深，陈郡汝南人也。弱岁强学，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结有重名，往来依焉。每读书，玄解旨奥，结甚重之。无何，黜陟使赵赞以处士荐，授试校书郎。”新唐书本传也说：“少依道州刺史元结，读书自解其义，结重之。后客荆、郢间，起学庐讲授。建中初，黜陟使赵赞荐于朝，起处士，授试校书郎”。新唐书所记，较为详实。

《文苑英华》824元结《广宴亭记》云：“樊水东尽，其南乃樊山，北鲜津。吏欲于鲜上而为候舍。漫叟家于樊上，不醉则闲，乃相其地形，验之图记，实吴故宴游之处。”此广德间元结辞官侍母，家于樊上所作。今湖北鄂城（古武昌城）北有樊口，有水在樊山下入长江，当为樊水。刘诗云：“闲田北川下，静者去躬耕。万里空江蓼，孤舟过郢城。”北川当即樊山北之樊水，袁滋客居之地，也就是元结樊上故居。元结于大历四年丧母，仍居道州潯溪。长卿大历六年秋至鄂岳任，有《赠元容州》诗（卷五）。大历七年四月，元结死于长安。如此诗写于元结卒后，似应念及，所以还应是大历六年秋作。

《洞庭驿逢郴州使还寄李汤司马》（卷二）。亦大历六、七年间作于鄂岳者。李汤，大历名士，非李宗闵侄李汤。两唐书无传，其经历可考者如下：

一、曾为县尉。皎然《贻李汤》诗：“宁知梅福在人间，独为苍生作仙吏。”汉梅福官南昌尉，后传说成仙。对县尉多用此典。

二、代宗宝应元年前后，曾任嘉兴令。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五《唐余杭宜丰寺灵一传》：“以宝应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灭于杭州龙兴寺……时左卫兵曹参军李紆、嘉兴令李汤、左金吾卫兵曹参军独孤及，相与……刻石于武林山东峰之阳也。”

三、不久入为殿中侍御史。独孤及《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宗一公塔铭并序》：“右补阙赵郡李紆、殿中丞侍御史顿丘李汤，尝以文字言语游公廊庑。”

四、永泰、大历初为楚州刺史。《太平广记》467引《戎幕闲谈》：“永泰中，李汤任楚州刺史。”大历三年至五年间，刘长卿任淮南转运判官时，二人有来往，李汤将珍藏的张僧繇画僧，传给刘长卿。后来长卿被贬为睦州司马时，作《张僧繇画僧记》（卷十一），追记此事。

五、大约于大历四、五年间，遭谗贬郴州司马。韦应物《送李二归楚州》注云：“时李季弟牧楚州，被讼赴急。”即李汤。刘长卿尚在淮南，有《送李侍御贬郴州》诗（卷一）。大历六年秋，长卿移使鄂岳后，又有这首寄郴州司马李汤的诗。末联云：“莫使沧浪叟，长歌笑尔容。”指被贬。

《江州留别薛六柳八二员外》（卷一）、《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》（卷八）。是刘长卿由鄂岳贬睦州途中所作。薛六，是薛弁。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三下》，薛氏西祖系有“弁，江州刺史”。其前有堂兄弟八人，当排行第六。

薛弁与刘长卿是老相识，故一别再别。独孤及《送蒋员外奏事毕还扬州序》：“扬州牧赵国崔公，使其部从事侍御史吴兴蒋晁如京师……其来也，吴楚之众君子酒而诗之，而薛水部弁、李司直翰，双为之序，以冠篇首。既将命，赵公拜左仆射，蒋侯加尚书郎之位。”考崔圆于上元二年出镇淮南，大历元年六月加检校尚书右仆射知省事，大历三年六月卒。其由右仆射迁左仆射，当在大历二、三年间。是时薛弁在淮南幕为检校水部员外郎。大历三年，韦元甫为淮南，长卿亦为淮南转运判官，当与薛弁相识于此时。《全唐诗》304刘商《送薛六暂游扬州》诗，即送薛弁。

薛弁刺江州，是代相里造的，大约在大历五年。相里造由礼部郎中刺江州，独孤及作《送相里郎中赴江西》诗送之，为大历初年。又由江州转杭州。《文苑英华》822吴筠《天柱山天柱观记》：“州牧相里造、县宰范曄，化洽政成……筠与逸人李玄卿，乐土是安，舍此奚适。”天柱观在杭，州牧当是杭州刺史。但此记无年月，只知相里造刺杭与县令范曄同时。而同书828又有李玄卿的《厨院新池记》，为“大历五年岁号阏茂八月一日记”，也提到吴天师筠及“邑大夫南阳范曄”。是相里离江州赴杭州约在大历五年，也就是薛弁刺江州的始年。皇甫冉有《送柳

八员外赴江西》、《庐山歌送至弘法师兼呈薛江州》二诗。冉奉使江表，省家丹阳，未归而逝，时在大历六年。所以这两诗的下限，也是大历五、六年间。惟不知柳八是谁。

刘长卿于大历三至六年在淮南，六至八年在鄂岳，皆无由至江州。只有大历八年吴仲孺任鄂岳观察使后，长卿被诬贬睦州要途经江州。第一首云“东南别处长”，方向相符。二首云“生涯岂料承优诏”，是指初拟远贬，按覆后量移睦州事。“寄身且喜沧洲近”，长卿常谓吴越一带为“沧洲”。“今日龙钟人共弃，愧君犹遣慎风波”，如非受诬遭贬，何出此言？

《册府元龟》630《铨选部·条制二》：“代宗宝应二年七月制：刺史、县令自今以后改转，刺史三年为限，县令四年为限。”此限虽非绝对者，当也不会出入太大。如以薛弁是大历五、六年莅江州，此诗写于大历八、九年，不应再晚了。这也就是长卿贬睦州的始年。

《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仍呈王员外》（卷七）。这是长卿在睦州任内于大历十年秋回苏、常养病所写很多诗篇之一。当时江南同作的人很多，从刘诗看，“永怀姑苏下，遥寄建安作”，题中的“院中”，是指苏州的浙西观察使使院。但李大夫是谁？吕评事是谁？为什么写了太行苦热的诗而要寄给苏州使院的人？这都是应该弄清的。

李大夫是李涵。在李涵的经历中，曾多次出使河北宣慰，这一点与此诗颇有关系。《册府元龟》267《宗室部·孝行》：“高平王道立孙涵，有名宗室。代宗宝应元年，初平河朔，拜涵左庶子兼中丞、河北宣慰使。丁母忧，起复本官而往。”又《文苑英华》461常袞《李涵河北宣慰制》，是以尚书左丞兼御史大夫充；《李涵再使河北制》，是以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，是大历三年闰六月因朱希彩之乱去的。大历七年二月，以兵部侍郎为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充浙西观察使，代李栖筠。李栖筠是已入为御史大

夫了。到了大历十年夏，河北又出了乱子。昭义薛嵩死，魏博田承嗣诱昭义将吏作乱。夏四月，唐王朝调各节度兵开始了讨伐田承嗣的行动。但两唐书李涵传及《资治通鉴》等书，皆未载李涵与此次军事行动的关系；惟《新唐书·田承嗣传》中提到“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诸节度并力”。这是第四次出使河北了。结果，田承嗣计穷请降。诗云：“九重今旰食，万里传明略。诸将候轩车，元凶愁鼎镬。何劳短兵接，自有长纆缚。”与史相合。应该注意的是：李涵这次充使河北，是从浙西去的，并且未免去浙西职务。所以军中之作，仍寄使院传阅。直到大历十一年二月，御史大夫李栖筠卒；四月，李涵才真拜御史大夫继栖筠，脱离了浙西。

吕评事是谁呢？是吕渭。《旧唐书·吕渭传》：“渭举进士，累授婺州永康令、大理评事，浙西观察使李涵辟为支使。”按颜真卿在湖州刺史时所写的《妙喜寺碑铭》，记载了大历八、九年往来交游的人物，其中就有“评事吕渭”。湖州诗僧皎然也有《妙喜寺达公院赋得夜磬送吕评事》诗。湖州属浙西，与苏州一湖之隔，人事往还自然是频繁的。

惟题中的王员外，暂不知是谁。他不是浙西的地方官，是由京奉使而来的，不久即归，刘长卿、独孤及皆有诗送之。

《哭张员外继》（卷六）。题下注：“公及夫人相次歿于洪州。”这诗被认为是长卿结束睦州的谪居生活，赴随州刺史途中所作。但长卿调随州的时间，或曰大历十四年，或曰建中元年。究为何年？仔细考证此诗，便得分晓。

张继和刘长卿，都是天宝末避地江东、同受刘宴识拔的财政人才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注：“大历末检校祠部员外郎，分掌财赋于洪州。”诗的首句是“恸哭钟陵下”，是作者亲临洪州哭吊的，所以说是赴随州途中所作。又有“秋风”、“寒日”句，是秋末。诗的末联是：“独闻山吏部，流涕访孤儿！”这就可以

确定，只能是在大历十四年秋。这个被比作山涛的人，肯定是刘宴。刘宴为吏部尚书，是从大历四年三月起，到大历十二年（不是十三年）十二月迁左仆射。以后就是颜真卿任吏部尚书了。但刘宴却一直兼知三铨选事，所以旧纪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丁酉，还记载“吏部尚书刘宴判度支盐铁转运使”，独掌天下财赋。所以大历十四年秋长卿作此诗还以吏部尚书言之。可是，由于杨炎报怨，次年建中元年正月，刘宴便罢所领使，二月贬忠州，七月赐死。变化是急转直下的。如果刘诗写于建中元年秋，刘宴复何暇去“流涕访孤儿”呢？

不妨再看看大历十四年的政情。四月代宗崩，德宗继位。闰五月常衮罢相，崔祐甫代。常衮少荐举，人才凝滞；崔祐甫荐延推举，日除数十人，作相未逾年，除吏几八百员，多称允当。闰五月二十七日，刘宴增领京畿、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诸道转运租庸盐铁等使，独掌天下财赋。六月，大赦天下，罪无轻重，咸赦除之。谪宦处州刺史王缙、湖州刺史第五琦，皆为太子宾客；睦州刺史李璣，为国子祭酒，并留司东都。就在这种政治新动向里，刘长卿的升迁，也很自然了。

《闻虞沔州有替将归上都登汉东城寄赠》（卷八）。汉东城，随州，虞沔州，虞逊，建中元年秋作。

柳宗元《先友记》：“虞当，会稽人。为郭尚父从事，终沔州刺史。”此虞当官终沔州，似非被代入京者。《元和姓纂》又有“虞逊郎中，历沔州刺史”，是由沔州刺史入为郎中的，较合。复按旧纪，建中二年四月“省沔州”。虞逊是“有替”，当然不是沔州被省，所以只能是建中元年秋了。到了建中四年三月“复置沔州”，那已是李希烈反叛以后，长卿也失去随州了。

戴叔伦有《与虞沔州谒藏真上人》诗。叔伦于大历末曾为湖南、河南转运留后，此虞沔州，也是虞逊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大学中文系